

尊敬的諸位長輩、諸位學長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上一節課談到，學習重要的心態，首先「慕賢當慕其心」。再來，隨順聖賢的教誨，不隨順自己的煩惱習氣，起心動念、一言一行，都以三教聖人的榜樣、教誨來依循、依歸，這叫「回頭是岸」。我們不肯回頭，聖賢、佛菩薩再慈悲也幫不了我們，所以師父領進門，修行得靠個人。接著我們也講到第三點，要主動學習。遇到任何一個境界，「寧為成功找方法，不為失敗找藉口」。我們這個禮拜寫週記，很多學長都提到自己在修學上的一些疑惑，這個都是在找方法，不是悶在心裡。三年、五年過去了都還沒有解決、沒有去對治，就蹉跎光陰了。修學要得力，要把每一天當作生命的最後一天，這樣的心境來明理，來對治習氣。

我們這個禮拜還有兩次課程研討，會再就一些問題跟大家探討。大家可不要寫了問題，變成一個執著，「看台上的老師怎麼都還不講我的問題？」整節課都在那裡等，「什麼時候講我的問題？」那又變成一個執著了。甚至於講出來是確實解決我們的問題，沒聽懂。人有執著，他悟性打不開，空靈空靈，你的心要是沒有雜念，你就會有靈知，就會有覺照，可能很多問題自己就解答了；心浮氣躁，有時候提不起正知正見。大家有沒有經驗，自己一個煩惱，突然起個正念，這個疑惑就解除了？有沒有讀經讀著讀著想通了？智慧是本有，只要自己不斷提升戒定的功夫，就會有覺照的智慧了。戒，守規矩，首先生活要有規矩。你生活很雜亂，心都是散亂、紛亂，就不可能有定性、定力，更不可能有智慧去覺照。所以這四十

五天我們在一起學習，很重要的的是養成正確的、規律的生活習慣、學習習慣。學習習慣每天要堅持，修學沒有一蹴可及，「寬為限，緊用功，工夫到，滯塞通」。

再來，我們談第四點，怎樣是學習的好心態？老實、聽話、真幹。一提到老實，我們想到老老實實、實實在在，不打折扣，這個是我們對老實的一種體會。在佛門，近代民國時期有一個公案，諦閑老法師有一個小時候的玩伴，就一定要跟著他出家修行，但是年齡大了。老法師也很慈悲，年齡大了出家，那時團體生活，都要出坡勞動，怕他體力受不了。可還是拗不過他，他一定要跟著修行，最後就說：「好，我答應你，但是你要聽我的。」「什麼時候聽我的？」這句話是我加的。什麼時候聽師父的？心情好的時候聽，心情不好就不聽，那就不老實了。時時處處、任何境界都聽、都信任，師生關係才成立，不然那是口頭上的師生關係。中華文化有一個很重要的精神，「重實質不重形式」。真幹絕對要重實質，不能做在形式上。做在形式上，比方行禮，你不從內在的恭敬去行禮，看起來都是九十度鞠躬，對人很恭敬，可是讓人心裡感覺好像很難溝通、很難交心，這個就做在形式上。而且還不清楚自己心境沒轉的時候，會著在自己感覺良好，「我每次都九十度，每次見人我都笑」，可是在內心裡面有沒有時時處處是為對方著想，時時自己的自私自利在減退？還是笑完了，沒人的時候嘴角馬上就往下翹，就很多煩的事情上來了。有人的時候是一個樣子，沒人的時候是一個樣子，那還是學到相上去了。其實講坦白話，嘴角會往下翹只有一個原因，求不得。你只要不求了，「我不求了」，你的嘴角自自然然馬上就往上翹了。有求皆苦，苦的根源是「我要求」。「如斬毒樹」，這個毒的根源，貪瞋痴三毒，根源在哪？我執、自我。

這是講給自己聽的，這些話對一般人不適合講，你們不要說「

真高興，抄！」這一段都抄下來了，回去看到人，開炮，「你嘴角為什麼往下翹？蔡老師說的，嘴角往下翹就是我執太重」。你不要把我拖下水，所有自己的苦悶，還有跟人的不和諧，就是我們學傳統文化的心態沒有擺正。心態，簡單說一句話，「嚴以律己，寬以待人」。那一段話，坦白講，能吞進去的比例不高。人家吞不進去，不要叫人家硬吞，還要循序漸進，還要體恤人情、循循善誘。那一段是徹底了解煩惱的根源，「理有頓悟，事要漸修」，修學都有一個過程，我們要厚道，能體恤他。但這些徹底的道理我們懂了，我們目標很清楚，問題不在外，在我們自己身上；徹底的道理不明白，你根本不知道用功的方向在哪裡。所以真聽明白了，看破的人，他放下很自在，因為他很清楚，「我放下我執，我才能真正提升我的靈性、開我的智慧」，所以他放得非常的歡喜，因為他真的徹底明白這個道理。讓他去除貪，他高高興興去除貪；讓他去除傲慢，你一提醒他，他馬上笑得很燦爛，「感謝你告訴我，我當下這一念心就是傲慢」。感謝完了以後，後不再犯。

「法語之言，能無從乎？」人家義正言辭，把正確的道理告訴我們，我們馬上說「感謝感謝」、「是是是」，這個是「從」，順從了人家講的好道理，但是改之為貴。「是是是」說完以後，回去要真幹，把它改掉。假如聽完，「是是是」，回去一而再、再而三都不改，對方以後也不願意講我們，因為白講了。這個情況也會存在，變成什麼？懺悔也是懺在口頭上，懺給人家看的，還是名聞利養。你假如懺那個習性懺了三次、五次都不改，那就又落入好像刻意懺悔給人家看，然後等著人家說：「你好有勇氣，能夠在眾人面前懺悔。不簡單！」就等著聽那「不簡單」三個字。修行的根本在心地上，不時時觀照心地，想要提升很困難。從根本修，才能真幹。我們在這樣的社會環境成長，功利心都很重，從小我們讀書都是

在競爭當中，對名利的追求事實上是不知不覺的。

蘇東坡先生學問已經達到相當高的造詣，他有一次禪坐的時候感覺身心輕安，很高興，做了一首偈，「稽首天中天，毫光照大千，八風吹不動，端坐紫金蓮」。蘇東坡先生德行好到什麼程度？我給大家舉一個例子，當初他買了一間房子，公務員買一間房子要存多久的錢？可能一、二十年的儲蓄都有可能。當他買完房子走在路上，看到一個老太太在那裡哭泣，問到，「老太太，妳家裡發生什麼事了？」他是為官者，看到子民都是父母的心。她說：「我祖上傳下來的房子，家庭困窘，不得已賣掉，覺得對不起祖先。」哭得很傷心。「妳家在哪裡？」「就是那裡的那戶人家」，剛好就是他買的那棟房子。諸位學長，你當下會怎麼做？人生最難的不是奮鬥。蘇東坡先生當下把契約就撕掉了說，「老奶奶，您回去住，妳們回家去吧！」你看他能捨一個房子，當然他有捨有得，蘇東坡先生以後的福報太大太大了。所以他的道義是非常高的境界，但要八風不動也不容易。你看他說「八風吹不動，端坐紫金蓮」，什麼時候動了？寫的時候已經動了，動了不知道。把這個偈子派人送去給佛印禪師，當時的一位高僧。動了多久？一直動、一直動，送去了還繼續動。佛印禪師看完，給他寫了一個「屁」字，就送回去了。蘇東坡一看到，氣急敗壞，以最快的速度趕到佛寺去。大家看，當我們看到這個字的時候，責怪的是誰？責怪對方，「我寫得這麼好，你居然給我回這個字！」所以苦從哪裡來的？我們剛剛說苦從哪裡來？求不得。他要求人讚歎，他苦就來了。

所以，所有的問題都不是境界的問題，都是我們有「求」的心。一有求，你不知道父母的用心，你不知道師父的用心，你不知道領導的用心，你體會不到，你一直盯著那個「我想要的東西」。其實他要給你的是更高的智慧，你收不了，你也體會不了領導或者父

母的處境，因為你只有「我求」，你體會不到他們的難處。比方你跟你的父母一起工作，這樣父母的難度是很高的。為什麼高？其他的同仁會覺得「那是他媽，那個領導是他媽」，一般的人就會覺得他們應該會偏心一點。每個人都覺得領導偏心，對組織有沒有影響？有。所以，假如是在媽媽底下做事，媽媽對孩子嚴格，那就通達人情事理。人已經覺得偏心了，你還繼續偏袒偏愛自己的兒女，那你這個組織人家怎麼相信？

戚繼光當時帶兵，他小舅舅在他的軍營裡面，他這個小舅舅不懂事，拿翹（擺架子）、犯規。對他小舅舅，戚繼光怎麼做？來人，痛打幾十板！皮開肉綻。打完了，這個小舅舅回家complaint（抱怨），在那罵、抱怨、恨。戚繼光以很快的速度吩咐下去，安排了一桌非常豐盛的酒席，給他小舅舅賠禮道歉。你在團隊當中，愈親的人要愈嚴格，不然立不了威信。可是你說，人有「我貪」、「情執」，怎麼能懂這些道理？一得到領導的賞識了，恃寵而驕，反而讓領導更難做人，那怎麼是回報領導的賞識跟栽培？幾個人腦袋清楚？真難。就是這個「我貪」、「我求」不放下，很多事情看不清楚。所以修行不時時觀照起心動念，一天不知道有多少敗仗，自己都算不清楚，「開口便錯，動念即乖」。

這個字拿回來了，東坡先生氣急敗壞趕到現場，還沒進山門，佛印禪師已經寫好兩行字擺在外面，寫的「八風吹不動，一屁打過江」。我們想，東坡先生假如看到那兩行字，馬上至誠頂禮三拜，有可能拜的時候就開悟了，「至誠感通」。其實我們人生當中有很多開悟的機會，無數次開悟的機會，我們沒有隨順聖賢教誨，才開不了悟。你一隨順聖賢教誨，那個感悟陪伴你一輩子，你不會再犯，可是伏不住內心的貪瞋痴，錯失這些良機。東坡先生錯失掉了，反而沒有明白佛印禪師直指他心地上最嚴重的習氣。結果後來沒有

收到這一分慈悲，反而還有點不舒服。看人有點不舒服，就要借題發揮，要發飆了。清淨心生智慧，心不要放東西，要學孔子，空空如也。心淨了，淨極光通達。清淨了，智慧就會現，絕對不放任何人的不是，對任何人不有成見。

之後，又有一次跟佛印禪師一起打坐，東坡先生問佛印禪師說：「你看我打坐的樣子像什麼？」佛印禪師笑著說：「你的樣子像一尊佛。」東坡先生聽了挺歡喜的。佛，是至高的覺悟者，這麼高的境界。接著問，「佛印禪師，你覺得我看你像什麼？」佛印禪師說：「你說呢？」他說：「你看起來像一坨糞。」佛印禪師比較胖，心廣體胖，他說「你看起來像坨糞」，內心的不舒服終於得到發洩，他感覺報了仇，「今天我在言語當中佔了絕對的上風」。

其實想用言語佔上風，全輸了。「心平氣和則能言」，心不平，連講話的資格都沒有，為什麼？先調心，才講話；心不調，講的話叫造口業，我們說的「隨緣消舊業，不再造新殃」，統統變口號了。明明知道心不平，一定會講錯話的，還不調嗎？講錯了，反正已經錯第一句，再錯下去，要講把它講個痛快。人在境界當中，正念頓起，如慧劍斬相續的煩惱，如果沒有下大決心，說「我這一生一定是要成就的人」，很難止得住這綿綿密密的煩惱絲。東坡先生回去了，喜形於色，他妹妹蘇小妹看了，問她哥哥，「今天什麼事你這麼高興？」他就把這個情況告訴他妹妹。「當局者迷，旁觀者清」，他妹妹說：「哥，你輸得太慘了，人家心中有佛，見人是佛；你是心中有糞，見人是糞。」老法師說，你見每個人都是聖賢、佛菩薩，你就是佛菩薩，你已經不著相了，你處處看到人家的性德，那你每天智慧增長，你以佛眼看一切人，你見一切人的本性，不見他的習性。你只要見人的習性，就開始對人有成見、有對立了。

「不覺本無」，習性是假的，大家覺得習性是真的還是假的？假的

。來，大家現在把習性拿來我看看，你拿不出來，假的。本性是真，習性是假，可是我們現在見自己也好，見他人也好，認假不認真，都覺得「我就是這樣的人，他就是那樣的人」，全部認假的習性為真。認真為假，他本有明德本善，我們都覺得他沒有，他不可能，那不是真假都顛倒了嗎？

一開始跟大家說到，佛門重實質不重形式。師生關係，是對師父沒有絲毫的懷疑，師生關係才有可能成立。我們之前也講到李炳南老師，真學的，有打有罵，因為打下去不會有後遺症；不肯真學的，客客氣氣，為什麼？跟他結個善緣，以後緣分成熟再說。但是不要結怨，結怨了可能讓他不願意學，就不好了。看祖師他們應對進退，人情事理都非常圓融，來自於哪？慈悲心。有一個徒弟跟著師父學習，學的過程當中，師父對他很嚴格。有時候端洗腳水給師父泡腳，師父腳洗完了，把這盆水倒在他的頭上，常常這樣的考驗很多。最後怎麼樣？最後跟他說：「你給我出去，離開這裡，不讓你學！」老師父這麼堅持，他不敢忤逆，走出門去了。經過很多的歲月，這個老師父年齡大了，要傳法、要傳位，差不多教化的時間到了，要離開了。傳一個弟子，所有的弟子在那裡肅穆恭聽，「我要傳位了，你把窗戶底下那個人給我找過來」。趕出去這麼多年，出去了，順，不敢忤逆，可是真想學，都蹲在窗邊，蹲了好多年。這個老師父知不知道？知道，最後傳位了。請問大家，蹲在窗戶底下聽比較受益，還是坐在師父前面比較受益？大家別著在相上，見性不著相，要體會心性。你在相上，那又是執著。你不要回去了，對你們當地一位善知識說：「我申請先到窗戶旁邊聽。」這個公案讓我們了解到什麼是師生關係的實質，「信為道元功德母」，它是一切最重要的基礎。這個「信」不是強迫來的，是自自然然的。你對一個人，你覺得很想跟他學，但是你會起懷疑他的心，基本上這

個因緣還不成熟，那不可以強求的，凡事都是水到渠成，自自然然。

我們剛剛提到諦閑老法師，他的一個小時候的玩伴認他為師父，最後說：「你在這個大團體當中，你的體力受不了。我給你找一個山下的小廟，你在那裡修行。你就念一句阿彌陀佛，『南無阿彌陀佛』，就這樣念。」大家注意，第一個，這位徒弟年齡大了，人的年齡愈大，無形當中，只要沒有修行，愈固執，「老者戒之在得」，他會有很多執著點，會患得患失。所以為什麼修行要趁年輕，就是這樣，執著點還沒形成，你就已經不斷提升你的境界了。其實我們不要說別人，就說我們自己就好。我們二、三十歲學，真的都比不上那三、四歲開始學的。三、四歲都沒有分別執著，怎麼教他就怎麼學。小朋友，我們看，第一天學回去了，給父母洗腳。他聽了就去做，他沒有想一大堆，「我的面子怎麼」，沒有那些東西。所以第一個，他年齡大了，但是他常保一顆單純的赤子之心。第二，他是諦閑老法師小時候的玩伴，愈熟的人可能愈提不起恭敬，為什麼？人會著相。一看到這個老朋友了，就想到他小時候的糗樣子，還是什麼什麼，甚至於會覺得「小時候跟我一般的，現在要恭敬他好像提不起來」，這個都是很可能形成的執著。佛門的公案都在給我們表演最重要的修學功夫，沒有自己，沒有高下見，念念為眾生，自卑而尊人。我們看六祖大師，在獵人隊十五年，後來剛好在一個佛寺有法會的時候，印宗法師面對很多信眾、徒弟在講經，突然風吹過來，有一個人說：「幡動了。」第二個人說：「不是幡動，是風動。」突然又有一個聲音傳來了，「不是風動，也不是幡動，是仁者您的心動了」。大家注意，「仁者，您的心動了」，為什麼稱仁者？一切皆恭敬。禮敬諸佛，都在一言一行當中流露出來。

當下印宗法師聽到這一句，這是見性的人，馬上把他先請到內



室去，趕緊了解。五祖大師衣鉢已經傳了，請教他，「是不是您就是得衣鉢的人？」當時還有傳衣鉢的證物拿出來。在獵人隊十五年，頭髮都還很長，印宗法師幫六祖剃度，是他的剃度師，六祖拜他為師。剃完度了，印宗法師再拜六祖為師，因為他是得法、開悟的人。以正法為師、德行高的為師，拜他為師。這一拜下去，多少人的法身慧命就成就了。「我的師父都拜這個人為師，我要一心一意跟著六祖學習」，這是大慈大悲又有智慧。哪有自己說：「這些人都是我帶了幾十年的弟子，這樣我多沒面子」，沒有這些念頭。

民國時期，兩位居士叫南梅北夏，北是夏蓮居老居士，南是梅光羲老居士。梅光羲老居士是李炳南老師的老師，這都是我們祖師輩的，南梅北夏並稱。最後晚年的時候，梅光羲老居士拜他的同學夏蓮居老居士為師父。你就看祖師，他在佛門有這麼高的地位，他完全不染著，至誠跟他的同學夏蓮居老居士學習，拜他為師，這些大德都給我們表法。大家從心境去感受每個故事的這些主人翁，學到東西太多了。小時候的玩伴，至誠恭敬對待他。結果諦閑老法師就教他念一句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他連為什麼要念都沒有問，念了會怎麼樣也沒有問。老實到怎麼說我就怎麼做。大家說好不好？好，可我們做不到。做得到的那不簡單，你這個老實確實是到家了。我們屬於既不是上根，也不是極老實之人，我們屬於中間，得要搞清楚為什麼要念，念了會有什麼好處，所以得要長期薰習，把這些搞明白了。

這老實聽話的，他一聽就做，念了三年，站著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了。而且斷氣後站三天，等他的師父諦閑老法師，人家去請、再回來，來回，站三天，很高的造詣了。舉這個例子證明確實是非常老實、非常聽話，聽了以後不折不扣就真幹了。其實我們現在可以想一想，師長哪一句教誨我時時不敢忘、念念受持？一句就好。大

家現在念頭裡有沒有浮起來？（聽眾答：有。）沒有的話我建議大家，有一句不錯，「念念為人著想」。這個是太重要的下手方便處，不然「我執」一遇人事物馬上增長，防不勝防，你堵不住它。你就用這一句把它堵住，「不可須臾離也」。一有其他念頭，回到「念念為人著想」。沒有人事物要處理了，心裡守在正念當中，不散亂、不妄念就好；一有人事要處理了，就提起這個態度，「念念為人著想」。老實、聽話、真幹，首先要打破「自欺」一關，才算是真幹。什麼是真，什麼是幹？「有一毫夾雜、有一毫自欺即非真」，就不是真了；「有一毫懈怠、有一毫自恕即非幹」，現在跟大家講的都是比較高的標準，「取法乎上，得乎其中」，取法乎上了，沒有達到，最起碼還有中等的水平。大家去感受一下，你真心要修行了，你就不會夾雜那些妄念，一個方向、一個目標，你就不自欺了，這才能用真心去修行。「幹」，真做了，幹是沒有懈怠，精進不懈；沒有自我寬恕，自己給自己台階下，都給自己一大堆理由，這不行。

這個不自欺，有一個很好的公案，它是真正打破不自欺。我們一起來看一下，在我們早讀課本一百二十八頁。我們不可能講詳細，剛好早課有跟我們自己同仁學習過《俞淨意公遇灶神記》，有音檔，大家有機會也可以再切磋，大家互相切磋一下。我們看這是明朝的一個真實例子。在嘉靖時，「江西俞公，諱都」，俞都先生，「字良臣，多才博學」，很有才華，學識又淵博，「十八歲為諸生」，他十八歲就考上秀才，可見得他的學問很好，「每試必高等」，考試都是名列前茅。「年及壯」，到了壯年，很貧窮，「家貧授徒」，開私塾，「與同庠生十餘人，結文昌社」，就是跟他以前的同學十餘人結了文昌社。剛剛這一段，一般的家長看到孩子多才博學、考試必高等，高不高興？教育最重要的是「長善救失」，這些

外在條件都有了，你假如不長他的善，這些條件會變成他人格上的障礙。只要沒有學謙卑，所擁有的條件愈好，一定愈傲慢。他結文昌社，「惜字放生，戒淫、殺、口過」，這些是文昌帝君教誨當中很重要的項目。「行之有年」，就是做了不少年，「前後應試七科」，他七次參加科舉考試。科舉考試不是每年有的，有時候幾年才一次，「皆不中」，都考不上，幾十年來，要從秀才考上舉人都考不上。「生五子，四子病夭」，五個兒子，四個病死。「其第三子，甚聰秀，左足底有雙痣，夫婦寶之，八歲戲於里中，遂失去，不知所之」，唯一剩的一個兒子，生下來就很聰明伶俐，而且左足底還有一個雙痣，夫妻特別寶貝愛護。但是八歲的時候在鄰里當中遊玩，結果走丟了。

「生四女，僅存其一」，生了四個女兒，只剩一個。所有九個兒女，在身邊的只剩一個女兒，「妻以哭兒女故，兩目皆盲」，媽媽哭到傷心欲絕，連眼睛都瞎掉了。「公潦倒終年，貧窘益甚」，窮困潦倒，非常淒涼。受持聖賢經典不容易，他讀了一輩子書，但是哪一句受用了？一句都沒有，反而是習氣在起作用。你看，「自反無大過」，他覺得自己沒有過失，那一句「反求諸己」就用不上了。「慘膺天罰」，他覺得是自己遭到上天的懲罰，上天對他不公平，「慘，我好慘！上天怎麼降這麼重的罪給我？」「年四十外」，四十歲左右，「每歲臘月終」，就是除夕那一天，「自寫黃疏，禱於灶神，求其上達。如是數年，亦無報應」，四十歲左右，他每一年都寫黃疏，在灶神爺面前祈禱，希望他把他寫的這些善行，能夠幫他傳達到上帝那裡去。可是寫了好多年，都沒有好的報應。「至四十七歲時，除夕與瞽妻一女夜坐，舉室蕭然，淒涼相弔」。大家現在腦海裡有沒有回到明朝，回去沒有，感覺到淒涼相弔沒有？你用心的時候，你很用心專注，好像時空隧道就進去了，就感覺到

它的狀況了。夫妻跟一個女兒坐在那裡很淒涼，舉室蕭然。突然聽到敲門的聲音，拿著蠟燭去看一下到底是誰來了。「見一角巾皂服之士」，這個打扮是道家人的打扮，年齡「鬚髮半蒼」，可能五十歲左右，「長揖就座」，互相行禮，請他坐下來。「口稱張姓，自遠路而歸」，從遠方回來了，姓張。「聞君家愁嘆，特來相慰」，聽到好像你們家比較憂苦，特來安慰。

「公心異其人，執禮甚恭」，俞公覺得這個人很特別，很不一樣，對他特別恭敬。「因言生平讀書積行，至今功名不遂」，我平生讀聖賢書，又盡力積功累德，到現在功名還是都得不到，而且「妻子不全」，孩子都死的死，丟掉的、迷路的也有，「衣食不繼」，吃不飽、穿不暖。「且以歷焚灶疏為張誦之」，又把歷來寫的祈禱文念給張姓人士聽，好像希望人家能理解他。結果這個張先生說了，「張曰」，我知道你們家的事已經很久了，「予知君家事久矣，君意惡太重，專務虛名，滿紙怨尤，瀆陳上帝，恐受罰不止此也」，他也很直率，跟他直言，「你的意惡，你起心動念的罪惡太重」。這一句提醒我們，真幹從根本、起心動念做。起心動念你不對治，那每天不知道要造多少業。「一念不正即是，不待犯也」，《了凡四訓》裡面衛仲達的公案講得很清楚，《俞淨意公遇灶神記》把這一點講得很清晰透徹，我們待會就看到它的分析了。我們修行一定要從這個起心動念的根本下手。專務虛名，專門做給人看的，都還是名聞利養的心。滿紙怨尤，寫的這些疏文，統統都是抱怨。上帝、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時時都在愛護你，你還抱怨他，這對上帝太不恭敬了。瀆陳上帝，怨天、怨地、怨父母，這個都是造罪業。所以你接受懲罰都來不及，還不只這樣，你還求什麼福報？大家看，俞公大驚，他有沒有承認他講得對？沒有，這不容易。他馬上找藉口，自我寬恕，「聞冥冥之中，纖善必錄」，冥冥之中，是以天

地有司過之神，都有記錄，「予誓行善事，恪奉規條久矣」，我對於惜字、放生，戒淫、殺、口過，我都在做，「豈盡屬虛名乎」，怎麼會都是虛名，連一件都沒有？

接著張先生說了（他既然不承認，那得給他講清楚）。這裡提醒我們，假如你身邊有非常好交情的同參道友，你確實要告訴他的問題，而且他也信任你，還要像張公一樣，把每一個情況要講清楚，不能模稜兩可，不能講得跟實際不大符合，有時候他反而會生起懷疑，或者覺得「你誤會我了，我不是這樣的」。所以要幫人，功課要做得很夠，不容易。他都了解得很清楚了才告訴他，「即如君規條中惜字一款，君之生徒與知交輩」，你的徒弟還有你那些好朋友，常常用這些舊書的紙來粘窗戶、來包物品，這就不尊重字紙了。甚至拿去擦桌子，有時候被人家看到了。看到你拿著這個紙了，你就說這個紙要趕緊拿去燒掉，不能把它搞髒了，都是做樣子給人家看，「而旋焚之」。這種情況就是說，有人在的時候，就裝作很珍惜，拿去燒；剛好沒人，在那拿著擦桌子，突然有人走進來，就又裝個樣子，不能搞髒，又做給人家看了。這是專務虛名具體的情況。「君日日親見」，你每天都看見，「略不戒諭一語」，可是卻沒有勸學生，沒有勸這些朋友。其實這個都是隨順人情，沒有隨順道義。好像顧及人情面子了，都沒有以正知正見供養對方。只是在路上，「遇途間字紙，拾歸付火」，看到地上的也撿起來拿去燒掉，「有何益哉」，這有什麼幫助？都是做給人看的行為。而且文昌社每月都有放生，「君隨班奔逐」，有人放生了，你就跟著去，「因人成事，倘諸人不舉」，沒有人任何舉辦，「君亦浮沈而已」，你也從來沒有一次願意主動的要去放生，「其實慈悲之念，並未動於中也」，慈悲心沒有真正發出來。

其實我們常常接觸大眾，給他們介紹傳統文化，利益大眾，我

們有沒有想過要利益身邊最近的人？假如這個利益的心，連最身邊的人都提不起來，都是說可以去幫助別人，這個在理上不通的。那個「去幫人」還是名利的驅使，為什麼？你去幫人有掌聲、有讚歎。假如是真慈悲，那一定是身邊的人，時時處處你都能夠去為他設想才對。「且君家蝦蟹之類」，家裡面這些蝦子、螃蟹，「亦登於庖」，你們家還常常煮來吃，傷害這些生命，「彼獨非生命耶」，他們就不是生命嗎？「若口過一節，君語言敏妙」，你口才特別好，特別有辯才。「談者常傾倒於君」，你講起話來，很多人都聽得如痴如醉，很佩服你。「君彼時出口，心亦自知傷厚，但於朋談慣熟中，隨風訕笑，不能禁止」，你當時講話的時候，自己也覺得言語傷了厚道，可是在跟朋友、親人談的過程當中，就隨順慣性，取笑、諷刺、挖苦人，隨風訕笑，克制不了。「舌鋒所及，觸怒鬼神，陰惡之註，不知凡幾，乃猶以簡厚自居，吾誰欺，欺天乎？」講的話都觸怒到鬼神，這些陰惡已經積累了太多太多了，反而還覺得自己是非常厚道之人，自己是要欺騙誰？難道能欺騙上天嗎？而且「邪淫雖無實跡，君見人家美子女，必熟視之」，雖然沒有犯邪淫的行為，可是看到一些美麗的女子，一定一直看，不能控制，然後「心即搖搖不能遣」，整個魂就被鉤過去了。「但無邪緣相湊耳」，只是沒有一個邪緣，不然一定出事的。所以人有時候覺得自己應該能怎麼樣了，其實有時候還差得遠。

「君自反身當其境，能如魯男子乎？遂謂終身無邪色，可對天地鬼神，真妄也」，提到假如你遇到像魯男子那樣的情況，你能把持得住嗎？還說終身都沒有邪色，沒有好色的意念，可對天地鬼神，這句話就是妄語了。這個魯男子有一個典故，我們都知道柳下惠坐懷不亂，這是春秋時候跟孔子同一個時期的一個聖賢人，他也是魯國人。另外一個魯國人，剛好有一天下大雨，下得太大，有一個

女子的房子垮掉了，旁邊剛好住一位未婚男子，這個女子就跑過來他們家，風雨太大，淋得濕淋淋的，就敲門，「你趕緊讓我進去，讓我躲雨，我都淋成這樣，你慈悲慈悲」。那個男子說，「不行」。這個女子是魯國人，她說：「人家柳下惠坐懷不亂，你怎麼不學他？開門讓我進去。」結果這個魯男子自始至終說不行，因為他很清楚，他沒那個功夫，這是真正自愛又愛人。「慈悲多禍害，方便出下流」，你給個方便了，自己又把持不住，不就出下流了，最後毀了自己也毀了對方，這哪是慈悲？要量力而為，不可逞強，最後就出事了。後來這個事情傳到孔子那裡，孔子非常讚歎，他說：「魯國學柳下惠學得最像的，就是這個男子。」重實質不重形式。學柳下惠，要坐懷不亂叫學柳下惠？那學到相上去了。為什麼他學得最像？愛護對方。柳下惠為什麼抱那個女子？這又是另一個典故。有一天冬天晚上，剛好柳下惠要進城，城門關起來了。城門外這麼冷，另外一個女子也沒有進門，考慮到她會凍死，所以抱著她讓她溫暖。慈悲心，誰學得最像？不開門的那個人學得最像。舉了這個例子，你假如是這個境界，你是辦不到的。

「君連歲所焚之疏，悉陳於天。上帝命日遊使者，察君善惡，數年無一善行可記，但於私居獨處中」，在你獨居的時候、獨處的時候，「見君之貪念、淫念、嫉妒念、褊急念、高己卑人念、憶往期來念、恩仇報復念，憧憧於胸，不可紀極。此諸種種意惡，固結於中，神註已多，天罰日甚，君逃禍不暇，何由祈福哉？」最後這一段說到，你雖然寫了這麼多疏文，但上天命使者都已經不斷的來查你的善行，可是看不到善行，一件都看不到，反而見到你的意念都是這些不好的念頭。所以你的罪業太多了，上天的懲罰愈來愈嚴重，你逃禍都來不及了，你還敢求福報？把所有他的問題都講徹底了。「公驚愕惶悚，伏地流涕曰」，他聽了，人家講的都沒錯，心

服口服，跪下來痛哭流涕說，「君既通幽事，定係尊神，願求救度」，您對這些這麼微細的事都知道，一定是尊神，希望你能幫助我、救度我。「張曰：君讀書明禮，亦知慕善為樂」，你看這一句話，看他已經反省了，還是肯定他的善根，「當其聞一善言時，不勝激勸，見一善事時，不勝鼓舞」，確實有這樣的善念，「但旋過旋忘」，起了這樣的善念，但保持不了，一下就忘了，問題在哪？「信根原自不深」，相信古聖先賢，相信經典的「信」不夠深，時時還是會懷疑，「恆性是以不固」，人一懷疑，恆性就保持不了，有時候就應付應付了。「故生平善言善行，都是敷衍浮沈，何嘗有一事著實？」沒有一件是實實在在去做的，「且滿腔意惡，起伏纏綿，猶欲責天美報」，這麼多的意惡還指責上天，希望有美報，這就好比種滿地的荊棘樹，「痴痴然望收嘉禾」，卻想要收很好的稻穀，「豈不謬哉」，豈不是太荒謬了嗎？

「君從今後，凡有貪淫、客氣、妄想、諸雜念」，客氣就是應付應付而已，這些雜念，「先具猛力，一切屏除」，接下來都是真幹很好的註解，「收拾乾乾淨淨，一個念頭」，什麼念頭？「只理會善一邊去」，念念為人著想。「若有力量能行的善事」，只要自己有能力，「不圖報，不務名」，沒帶絲毫名利心，「不論大小難易，實實落落，耐心行去。若力量不能行的，亦要勤勤懇懇，使此善意圓滿」，自己沒做到的，還是非常真誠的祝福，甚至隨喜能做的人，讓自己的善意是圓滿的。接著提醒他，要有忍耐的心，忍住習氣、忍住急躁，不要急於求成，安住當下，對治起心動念。第二，要有「永遠心」，長遠的心，「切不可自惰，切不可自欺，久久行之，自有不測效驗」，你真正去做了，一段時間以後，一定有很好的感應。「君家事我，甚見虔潔，特以此意報之，速速勉持，可回天意」，這個張先生說到，你侍奉我很虔誠，所以把這個真相來



告訴你，你趕緊奉行、力行，可挽回天意，可轉禍為福。「言畢即進公內室，公即起隨之」，張先生走到內室去了，俞公也跟著走。

「至灶下，忽不見，方悟為司命之神，因焚香叩謝」，了解到他是灶神，趕緊焚香感謝他。「即於次日」，隔天，「元旦」，大年初一，「拜禱天地」，拜天地，「誓改前非」，這是痛下決心了，「實行善事，自別其號曰淨意道人」，他知道自己最嚴重的問題在意念，「誌誓除諸妄也」，立誓一定要把妄念給去除。一個人修行要發勇猛心、立決定志，要決定勇往直前、決定成就。這種決心到什麼程度？連死都不怕，就怕念頭不對。寧肯碎骨粉身，終不忘失自己的正念，下了這種決心，才有可能調伏得了習氣。

所以修道要下大決心，非帝王將相所能為。你看那個將軍，數十萬大軍，如入無人之境，你叫他把脾氣改掉，他還沒勇氣。他下了這麼大決心，剛開始做，「初行之日，雜念紛乘」，還是很多以前的妄念，「非疑則惰」，還是起懷疑，這樣做真的行嗎？好辛苦，我可不可以再休息一下？又開始偷懶了。「忽忽時日」，恍恍惚惚過了一段時日，「依舊浮沈」，進進退退，浪費時光。「因於家堂所供觀音大士前」，他實在想成就，在觀音大士前「叩頭流血，敬發誓願」，至誠恭敬的心，發的誓願說到，「願善念永純」，我的善念時時、永永遠遠可以純一保持，「善力精進」，我的道力可以不斷提升。「倘有絲毫自寬」，有絲毫自我寬恕了，「永墮地獄」，永永遠遠都墮在地獄裡面去。這一段話其實就是不自欺最好的一個註解了。他給自己破釜沉舟，沒有後路可以走了。而且「每日清晨，虔誦大慈大悲尊號一百聲，以祈陰相」，求聖賢、佛菩薩加持。眾生有感，佛菩薩一定有應。從此「一言一動，一念一時」，都是什麼態度？「皆如鬼神在旁，不敢欺肆」，不敢欺騙放肆。「凡一切有濟於人，有利於物者，不論事之巨細，身之忙閒，人之知

不知，力之繼不繼，皆歡喜行持，委曲成就而後止。隨緣方便，廣植陰功。且以敦倫、勤學、守謙、忍辱，與夫因果報應之言，逢人化導，惟日不足」，他每一天就是毫無保留自行化他，來提升自己。

今天先跟大家談到這裡，謝謝大家。